

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定位

黄仁伟

内容提要 “和平崛起”对于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目标定位、路径选择、战略指定、步骤实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没有先例的。中国就是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来，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上海的历史任务就是通过建设“世界城市”，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强大的平台和支撑。同样，“世界城市”对于上海发展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设计、制定、规划、执行和操作都需要创新。由于这是一个长周期的建设过程，创新必须贯穿始终。因此，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成为“创新城市”的过程。世界上现有的世界城市大多数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创新时期，目前主要靠积聚、沉淀、积累来巩固其世界城市的地位。但是，上海作为后发的“世界城市”，其主要路径必须是创新。在如此规模的特大城市中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创新，在世界城市史上是罕见的。上海就是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来。

关键词 和平崛起 世界城市 上海定位 城市创新

作者简介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6964 【2004】 010 — 040716 — 0633

一、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是以内涵发展为重心的强国之路

中共“十六大”确立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个阶段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新道路主要是走出一条以内涵发展为重心的强国之路，就是在实现中国经济总量再翻两番的同时，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全面提升，为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这条内涵发展的道路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要点：

- * 经济增长模式从投入带动增长为主转变为创新
- * 国际比较优势从巨大的劳动力优势转变为充分带动增长为主
- * 经济结构从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与研发、服务相结合的一体化产业；
- * 资本供应从国资和外资为主转变为国内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的結合；
- * 区域发展从东、西部严重失衡转变为各地区的优势互补和梯度结合；
- * 企业模式从产业单一的地方集团转变为混业化、跨国化、混合化集团；

- * 能源和资源链条从不可持续的无限制消耗转变为低消耗的节能型经济；
- * 市场供求链条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转变为以国内需求为主的市场战略；
- * 制度建设从市场经济制度为主转变为民主政治和社会稳定结合为目标；
- * 软力量建设从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综合国力的主要乘数之一。

中国坚持这条提升内涵为主的和平崛起道路，就不可能重复历史上其他大国走过的崛起道路，也不可能应验“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预言。

作为中国的最大城市、被国家战略确定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航运中心的上海，在中国和平崛起中应当承担更加关键的责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应当更快、更好地实现上述转变，为全国提供示范和经验。同时，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不当停留在一般的国际化目标上。从国内外各种条件分析，上海具备成为新的“世界城市”的潜力和可能性。

- * 长三角城市群已初具规模，在国内三个城市群中综合指标领先；
- * 国际资本流向在长三角集聚，将最终决定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
- * 科技、服务业、人才资源和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形成巨大的产业带；
- * 航空、海运、高速公路网和各种基础设施网络配套形成枢纽；
- * 民营资本实力迅速扩张，为混合经济和跨国经济提供强大动力；
- * 具有深厚的人文基础，并具有与国际文化融合的亲和力；
- * 制度建设具有坚定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可以先行一步。

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就是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国和平崛起，为将上海提供难得的机遇；上海建设“世界城市”，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环节。

二、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确立

中国要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和平崛起，必须拥有占领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制高点的能力，世界城市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上海应当和可能承担这一责任。

世界城市是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潮流结合的产物。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实现城市形态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在世界上占据国际经济文化活动制高点，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市场的运作。因此，世界城市同跨国资本共同充当全球化经济的组织者，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核心，以电讯和国际航线为干道，以世界城市为节点，构成全球化经济、社会网络。跨国公司从生产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世界城市从空间上发挥组织作用，是全球化经济在空间上的代表。

世界城市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拥有完整的金融和服务体系，以服务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客户；第二，拥有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赖以生存的全球资本流、信息流、人流和物流的集散港；第三，吸引和留住全球人才的环境，包括专业人才、经理人、政府官员和外交官，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对于世界城市的衡量指标大致可以归纳为：

(1) 金融、会计、保险、法律、咨询、国际贸易、海陆空运输、教育、文化及其他创造性产业（包括高新技术领域）在其经济中的比重，这反映了世界城市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

(2) 跨国公司总部在该市的数量；跨国投资的流量；外贸与运输业的分量；生产与商务活动的集中程度等指标代表了“世界城市”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

(3) 人口多样性（出生地为外地、外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和外来人士在城市精英队伍中的比重，是比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衡量“世界城市”开放性的一个指标。

(4) 文化生活的多元性包括语言的多语种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一视同仁以及不同背景的居民对市政的参与度。

世界城市有着特定的经济产业体系，以服务于世界城市的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释放影响力的功能。塑造世界城市过程就是城市经济产业体系的重组过程，一般来说，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的三次产业组合的产业体系向主要根据要素运用强度组合的产业体系的转变。转变后的产业体系，呈现圈层式和集群式结构(Chister)。这些经济集群的绝对规模、相对重要性、专业化程度和各个集群的成长速度等，是“世界城市”是否崛起，以及处于世界城市体系哪个层级的重要指标。

三、上海确定建设“世界城市”目标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其一，中国在 2010 年前将举办一系列重大的世界文化活动，经济重量进入世界的前五位；在 2020 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经济重量进入世界的前三位；在 2050 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目标，其经济重量进入世界的前二位。这三个阶段性接点标志着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世界城市和世界级都市圈，作为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力量节点。而且，中国的市场潜为、产业规模、制度优势和文化魅力等要素的结合，也必然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城市”。

其二，上海在全国的功能和地位要求它担负起国家发展的主攻方向。上海的目标定位，必须符合国家战略的最终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上海的战略定位有必要超前于国家阶段性战略目标，才能发挥其领先、引导、支持、服务全国的作用。“世界城市”概念虽然相对于目前上海的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是它的建设周期需要 50—100 年，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提前量，我们就难以在 2050 年中国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时，构造出与中国国力和地位相称的“世界城市”。因此，提出并实现“世界城市”目标，就是上海对国家战略的最大贡献。

其三，确定“世界城市”的目标定位，才能高质量地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和“四个中心”（国际金融、贸易、经济和航运中心）。“四个中心”与“世界城市”的关系是阶段性目标和最终战略目标的关系；是基础和总体框架的关系，是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的关系。“国际化大都市”可能在全国建成 10 个甚至数十个，如邓小平所预见的“中国要有十个香港”。但是“世界城市”在 21 世纪中国、甚至东亚可能只能建成一个。因为“世界城市”的能级决定了它所辐射的空间是一个大洲、大洋或洲际大陆。如果最具备潜力和要素禀赋的上海不提出这个战略目标，中国可能就失去这个战略机遇。

其四，上海必须以“世界城市”的定位来全面规划未来的城市形态、结构、功能、制度、人口规模和软力量，以此来找到战略突破口，全面提升上海的能级和空间。目前，上海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尚未摆脱 GDP 增长率、产业结构调整、旧区改造、

城乡一体化等上世纪 90 年代的概念。诚然，这些概念对上海的发展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仍然将发挥作用。但是，战略概念的创新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创新，它制约着其他局部概念的创新。如果我们停留在 90 年代的发展概念上，新的发展战略只能是深化旧概念的操作方案。而提出世界城市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引领上海的各方面各层次的力量，激发出巨大的活力，形成持久、强大的战略推进器。

当前，上海建设世界城市，还面临着重大的现实挑战。这可以集中归纳为上海所面临的双重背景和双重定位。

双重背景：

一方面，上海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这是上海长期发展的需要，也是从中国的发展战略考虑，以世界城市的功能和优势，引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至今还没有一个世界城市是崛起于发展中国家，这甚至已被认为是世界城市的规律性特征。因此，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

双重定位：

一方面是争取进入世界城市体系的上海。“世界城市”作为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空间节点，承担着世界性操纵和集散功能。为此，世界城市必需具备一套相应的产业体系以支撑起功能的发挥，其特征表现为：以金融、高级商务和文化为核心的圈层式、集群式产业组合。这决定了当前的世界城市都是位于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上海定位于建设世界城市、进入世界城市体系，就必须连接、建立这一高端产业体系。能否成功改造目前的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产业体系转换，决定着能否成功塑造世界城市。从国际经验看，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不仅存在经济成本，而且可能产生较大的社会代价，但是，这是成长成为世界城市所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另一方面是引领中国现代化的上海。中国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这是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现实国情基础。从现在到 2050 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主要展开为三个发展阶段，2000?2010 年是以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目标；2010 年—2020 年基本实现信息化、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2020—2050 年是以知识化为阶段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从现在到 2010 年的 7 年中，作为中国首位经济城市和改革开放的龙头，发挥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科技力量的优势，吸引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引领现代化，仍是近期内上海服务全国的主要责任。上海在建设“世界城市”进程中每一步领先的经验，都可能成为世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在中国的孵化器。

创建“世界城市”与服务全国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上海对全国的服务功能是由城市的能级所决定。城市能级越高，服务功能的广度和深度才越具有空间。同样，全国市场的要素流动总量越大，流动频率越高，它对核心城市的功能也要求越高。上海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积聚和辐射功能已经证明了能级与服务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定位世界城市就是对上海服务全国功能的最高定位，也是上海服务全国战略的最高体现。随着上海向世界城市的目标不断推进，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空间半径也将不断得到拓展，中国的文化凝聚力也更具有世界的意义。

四、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产业特点：与世界实施全面承接

新一轮发展的国际国内特征与定位的双重性，决定了上海既需要继续做好国际上低端产业（传统制造业）的承接转移工作，服务于国家当前的发展需要；同时又要努力连接高端产业，进入世界城市体系，完成自身产业化、知识化和民主化新进展，为引领全国在 2010—2020 年进入现代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作好铺垫、树立标杆。为此，上海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中二产和三产、高端和低端实施全面承接。在高端跟得上世界步伐，在低端拉得动全国的升级发展。这其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这需要卫海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引入“创新城市”的概念和战略，以作为谋求新一轮发展的路径和对策。

“创新城市”着眼于倡导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将“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灵魂，以激发城市内部个体和机构的创新活力，从而对城市实力、竞争力、发展潜力等指标需要作出全新的诠释和评价。“创新城市”还强调城市中的个人或机构在提出创新方案的同时，能够运用分析、评价、组织和融资能力，在城市有限的金融和组织框架内成功地落实城市创新的解决方案。是创意和实施的结合。

“创新城市”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硬件指标和软件指标。硬件指标是激发城市创新力的前提，涉及研发实力；信息和通讯设施；综合教育体系和各类文化设施，具体包括硬件设施的数量、质量、多样性以及可获得性；软因素对城市创新潜力形成约束，主要表现在城市的历史、形象、市民的价值体系或生活方式，以及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

“创新城市”特别强调以下四种创新动力：

1. 成功的城市总是能够借助传统应对危机，把历史作为创新的源泉。
2. “创新城市”把危机感视为一种力量，不断地设计出更多的挑战，创新就能持久。
3. 通过激励城市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和责任感，以此来激发城市的内在创新力。
4. 注重城市的组织能力。培育从个人到机构每一个层面的综合集成和实践的能力，可以使城市资源成倍扩张。

上海已跨越了“启动城市创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创新意识来看，公共和私人部门都认识到了创新动力的重要性，政治结构较宽松，思想解放、战略目标明确。从创新氛围看，城市拥有同国外的可信赖的直接联系。从创新主体看，创新者居住和工作在该地区，很大一块比例的增加值，通过当地的生产能力或管理和指挥服务。在当地高校中形成了研发能力，以致创新的原动力和轮回得以保持和更新。该地方对人才形成吸引力，但仍缺乏高水准的资源来发挥最大限度的潜能。从创新规划看，达成了在战略层次上鲜明的综合性考虑，特别是在具有社会、文化、经济多元目标的创新项目上得到体现。从创新条件看，城市在各方面都有能力保障创新者，使他们能够在当地实现其大部分的抱负。

上海当前的创新城市目标是“形成国家或国际知名的创新中心”。此阶段的特征是：从创新氛围来看，被公认是拥有丰富文化的重要地方，能吸引来自全世界的各个领域的有想象力的人士。从创新主体来看，本身成为对与人才和技能的吸引源，拥有重要研究机构和创造性公司的总部。从创新条件看，拥有几乎所有的设施设备并几乎能够自给自足，城市自我成长出了最具附加价值的服务部门。

同成功塑造世界城市相应的创新状态是：形成可·持续的完整创新系统，这是城市创新的最高境界。即形成了自我更新、自我批评和自我改进创新的良性循环，是流动人才的磁石，是自我强化的增加值的创造地；是一系列产业部门的战略决策中心，并被视为最佳做法的提供者；能够在国际层次上与任何城市进行平等的竞争；拥有高水准的设施，国际级的旗舰性企业，各种类型的必要的专业服务。

五、上海形成“世界城市”的其他优势

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部分，上海成为“世界城市”的作用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应当在文化、社会、外交乃至战略等层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形成过程是与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走向可兑换货币的进程一致的；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发育成熟同步进行的；与中国的民营资本壮大并形成跨国金融集团相联系的。它的成长过程应当是长三角资本运营中心、国内资本市场中心、中国金融运作中心，以至国际资本集聚和扩散中心。

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拥有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世界文化的丰富遗产，2010 年世界博览会所展示的各国风采，五大洲 65 个友好城市的联系网络，全世界跨国公司不断进驻的潮流，从古典到流行的各种艺术形式在上海获得适宜生存的氛围，越来越多外国侨民和留学生上海的长期定居。“海纳百川”不仅仅是在中国的“五湖四海”，更是在世界的“五洲四洋”。

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航运中心，不仅将极大地拓宽和加深长三角地区的国际经济纽带，而且将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航运干线枢纽港，并且在台湾海峡两岸三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它与香港、高雄港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将为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和祖国的最终和平统一提供巨大的物流通道。

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以及拥有国内最大的城市圈，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应当走出一条全新的模式。它应当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城乡一体化、信息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共享、资本集聚组成地方财团、人员高度流动、文化科技优势互补等方面大胆创新，使整个长三角地区乃至“泛长三角”地区走在全国的现代化、国际化前列。

目前，全国各区域竞争呈现“群雄并起”的局面，但最终将显示出一个最具有综合优势的区域，这就是长三角地区。即使如此，全国范围的“群雄并起”是中国“和平崛起”必经阶段。只有各地区的优势显示出来，整个国家的综合优势才能确立。

“和平崛起”对于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目标定位、路径选择、战略指定、步骤实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没有先例的。中国就是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来，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上海的历史任务就是通过建设“世界城市”，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强大的平台和支撑。

同样，“世界城市”对于上海发展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设计、制定、规划、执行和操作都需要创新。还由于这是一个长周期的建设过程，创新必须贯穿始终。因此，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成为“创新城市”的过程。世界上现有的世界城市大多数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创新时期，目前主要靠积聚、沉淀、积累来巩固其世界城市的地位。但是，上海作为后发的“世界城市”，其主要路径必须是创新。在如此规模的特大城市中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创新，在世界城市史上是罕见的。上海就是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来。

（责任编辑：舒汉锋）